

嘉定文史资料

第二十九辑

上海市嘉定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

嘉禾文史資料

胡厚文



嘉定文史资料 第二十九辑

编 者：嘉定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

执行编辑：陆慕祥 吴 义

监 制：尤佳祥

电脑制作：赵 云

装帧设计：上海卡美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：上海卡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9 × 1194毫米 1/32开

印 张：12

字 数：170千字

版 次：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200册

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证（2011）第241号（赠阅）

嘉定文史资料

第二十九辑

(内部资料)

主 编：吴 辰

执行编辑：陆慕祥 吴 义

打 字：戴文健

校 对：金 明

上海市嘉定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
2010年11月

目 录

旧 忆

- 谭正璧生平自述……………谭正璧（3）
珍贵的记录——关于父亲生平自述的回忆
和说明……………陆寿筠（谭余）（56）
汪统自叙……………汪 统（59）
嘉定竹刻盛极而衰的启示
——潘行庸在狂澜中浮沉……………顾振乐（68）
说说嘉定竹刻……………楼耀福（78）
秦园盛衰……………秦元诰（87）

人 物

- 追忆恩师陆象贤……………姚旭参（95）
顾福佑与潘序伦……………顾云芝（103）
吕炳兴与杨甸游击队……………朱鹏程（111）
许元启教授小传……………顾建清（123）
华文教育家书法家张瘦石……………顾建清（129）
宋文治安亭逸事……………葛秋栋（136）
外交官顾维钧与四位夫人……………高 峰（140）

- 一生热爱祖国 两度成为战犯……………陆慕祥 (148)
- 一九二八年九月嘉定对顾维钧先生的密查
……………王仁元 (154)

往 事

- 坚持就是胜利——一个老兵的信念
……………雪立讲述 张崇虎整理 (161)
- 一碗高粱团子……………孙 镇 (173)
- 我亲历的几个“嘉定第一次”……………许 锋 (176)
- 忆“一两米运动”……………汤克友 (185)
- 娄塘地区一次最高级别的外宾接待活动
……………陈大邦 (188)
- 追忆在藏期间二三事……………许 锋 (191)
- 外冈小学百年回顾……………朱鹏程 (195)
- 智救战友——记嘉定“青抗”创始人毛平东
同志地下斗争轶事……………沙 飞 (208)
- 金盾深藏法华塔……………陈月明 (216)

钩 沉

- 我所知的嘉定木材业……………张惠中 (225)
- 嘉定木行旧事……………章丽椿 (228)

孔庙轶事·····	陶继明 (241)
嘉定潘家老宅·····	章丽椿 (250)
“坦克洋房”逸闻·····	陈兆熊 (255)
申头吴尾说评弹·····	顾 骏 (259)
嘉定的地震·····	徐振保 (275)
震川书院与菩提寺传奇故事·····	王元昌 (313)
嘉定光复纪略·····	周承忠遗著 (323)

民 俗

嘉定年俗·····	陈兆熊 (335)
解放前安亭地区的过节习俗·····	朱鹏程 (340)
香浓醇厚的农家自酿酒·····	陈月明 (346)
嘉定记忆·婚俗·····	叶雄作画 陆慕祥配文 (352)
更正·····	(376)

《 旧 忆 》

- ▲ 谭正璧生平自述……………谭正璧
- ▲ 珍贵的记录
——关于父亲生平自述的回忆和说明…………陆寿筠（谭 余）
- ▲ 汪统自叙……………汪 统
- ▲ 嘉定竹刻盛极而衰的启示——潘行庸在狂澜中浮沉…顾振乐
- ▲ 说说嘉定竹刻……………楼耀福
- ▲ 秦园盛衰……………秦元诰



谭正璧生平自述

谭正璧

前 辈

我父名程景濂，弟兄四人，排行“景”字，号鹤梅。二伯在黄渡，是帮闲，人家打麻将，他是帮忙买香烟之类。父亡最迟，时年三十，吐血而死。叔叔出外学过生意，相当现在小烟杂店。他与我脾气相像，不愿在吃饭时放下饭碗卖一分钱的手纸给顾客。和我一样要读书，后考中秀才，留学日本，接受外国文化，也不幸短命而死。父原是外祖父店里伙计，后与母相好，外祖父不赞成，要招赘，父本人不太同意。结婚后要他改姓，他不肯。外祖父同时以同族最近房的一个小辈立嗣为孙子（名“雪英”），因说好孙子之父仅一人，无兄弟，待他生了两个儿子，挑其一立嗣。一般立嗣大孩，但他们立嗣年幼的，造成家族内部不和。但该孙子与其姑母即我母关系很好，没有矛盾。

外祖父信旧礼教，晨起小辈向他请安，拱手作揖（俯首）称呼“大人”，他坐在帐台所在的高台上（从高台上可以看清店内柜台上的一切），还要我们陪他送客，学习礼节，送客也同样拱手作揖。

母生四孩，老大、老二早死，留我兄与我（第四），生下我第二年患霍乱病故。（父母都早亡，我自以为寿命也不会长。）我母死后三四个月，同族中马上给我父作媒，再婚到钱家，丢下小孩不管，脱离外祖父家。但外祖父心好，在松江开片分店叫他去，照顾他，后来不知怎么下落。外祖父公平，开店赚钱买了四十亩田，立嗣孙子和我父一人二十亩。（注：谭正璧由其外祖父母、而不是由其父程景濂抚养长大，所以随其外祖父姓谭。）

外祖父有三个姐姐。大姐十多岁结婚，嫁安亭乡下，丈夫早死，她回娘家守节直到八十多岁故。她常年吃素，家里摆有小佛堂，观音菩萨，每晨必拜，念经，午饭后又念，晚上也念。我小时候跟她磕头，游戏也是模仿供佛之类。我们叫她“公公”。

外祖父脾气犟，不会说话，是好人，外祖母出身贫农（赵家角），姓赵，从小无父母，在舅家长大，与表兄嫂不和，很苦。嫁给外祖父是续弦（外祖父前妻姓赖，无出）。外祖母只生我母亲一人。外祖父很

有心，在黄渡买了小块土地和房屋，不准备回老家安亭，外祖母也不想回安亭，因怕受歧视，遭耻笑（招婿，但女、婿均不在），因此就在黄渡住下。本有一间房子在黄渡，租给人家开面店。三亩田准备给吃素公公造贞节牌坊（节孝坊），辛亥革命前政府可拨款。匾已做好，利用特种的泥做，再镀金。后来在天井里做垫脚石。

外祖父与外祖母回黄渡后住在同族兄俞贵三家（俞在学生意后造了三开间楼房）。俞的起家：在黄浦江边摆摊，回收船运上岸货运失落之物（红枣、桂圆之类），由小瘪三拾起卖给他，再卖给大的南货店，从此起家。首先自己单独开一爿店，后越开越大，有十多爿股份店，自有二爿，其一在现三角菜场，热闹地段。后来（我们已在黄渡）他生哮喘性气管炎之类毛病，久治不愈。一次我陪他（舅公公）到重固看病。后过世。他的店也被人吃光了。我们在黄渡住在他女儿、即我姨母家（姨母与我母亲很好）。他家股份店每年分红可有二三百元（一家），那时是很不错的收入了。后被人挤出（以扩店增股为名，每股增为几股，如10股，买不起而就卖掉）。在乡下买了些整脚田，放的租米拖欠，生活清苦，略有积蓄，尚可过活。

后我哥结婚搬出。我已外出学生意，不想学，乘

吃喜酒之际回家。嫂嫂很不好，如同上海白相女人，虽乡下出身。外祖母同意，认为能干家务活，但婚后不肯来干活，结婚（女15岁，男17岁）后仍不肯做事。哥在外做生意，外祖母烧给她吃，常吵架，只得让她回去。

当时雪英儿子仍在安亭，外祖父给他们买了四五架轧棉机，生活还过得去。外祖母刚回黄渡时种那三亩地，和吃素公公一起，还在黄渡织布厂摇纱。后又卖掉那间房子，藉此生活。我哥结婚由谭家管，我的事该由后母管，后母不肯，外祖母就向她要这二十亩田。我父也买过十多亩，共三十多亩。经乡董（黄渡）调解，外祖母拿出300元赎回二十亩田，再卖得1000元。一分二或三，一部分给谭家（雪英后代），她自己留一些，剩下我弟兄俩对分，每人得近300。我用来读书、买书，我已快要出来教书了。

谭家门的风气：谁过得好，别人就去靠他，我最反对。我哥知道我在这里那里教书，也常来向我伸手。后来他生病，女的不要他了，当时住在上海，差不多把他赶出。我哥哥无能，生意常做不长。常到居瑞伯店里去揩油。有时买发财票，派很多人去兜生意，也到居瑞伯处去兜。我反对不硬气。我在中村教书，他生病，叫船送他到中村。我在人家家里教书，因此就

叫他立即回去。后来（大革命后）我在乡村师范教书时，我哥钻到后母家里去了。后母很坏，说没东西了，只剩下硬货嫁妆。就在黄渡借一间屋，一起搬入。搬好后，后母出走。我哥生病，还有小孩，没人照顾。外祖母也不肯管，后死在黄渡。此时嫂嫂来，把剩物全拿去。但哥丧事是我办的。不久外祖母死。据说此后不久嫂在上海梦见哥、外祖母对她说：“你可以回去了”，嫂也就死了。她孩子已归外祖母管，由我养大，到学生意时外出。她本人已同人姘居，是别人家的人，所以我拒绝收屍。

我嫂之姐嫁给大世界唱滑稽的范哈哈，人很好，对我嫂之子有照顾。我外祖母给他介绍过生意，手脚不清，被停。一次逃难，店里给他五元钱，要他回到我处。我们住在亭子间，他硬气，定要到大姨家，由他们介绍做别的什么事。最后据说做铁路警察。

抗战前

我生在外祖父谭亮甫家，他当时在上海里马路（今中山南路）生义弄（今生义码头街）。马路东西两边都有房子，翻造房子时搬来搬去两次。路东房子厢楼中有吃素公公摆的观音神龛。此屋后来为木行，搬入路西房子。早上向外祖父作揖请安。常与店中学

徒在垒垒木条下水坑中捉螃蟹，提着扩大灯（巡捕灯，一面有光，很亮）。

后来吃素公公在里马路进去两条街处旱烟作坊住下看守，我也跟去，住到七岁。五岁时或更小些发痧子时，父亲来看过我，躺在楼下墙门间帐内。

七岁时在大东门外同乡周颂梅处读私塾（是我的启蒙老师），兄正华同往。正华从小身体不好，因自幼丧母，外祖母又忙，常放在床上听其哭，后又出过天花，走路常跌跤。在周家矮方桌旁读书，第一年读一千方块字，从春季开始读。后来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神童诗》、《续神童诗》、《鉴略》。只死读，不解释。一年后，始有洋学堂（维新时候）。当时上海分东南西北四区，我的属东区，有东区小学，但离家远。弄内有一私立小学——同化小学。记得校歌是“同化，同化，共同进化……”进去读一年级，老师很欢喜我。兄同入，年级比我高。按年级分班，属新式。级任老师姓叶。一年下冰雹，似曾看见过火龙，从老式石库门房子的露台看到。

读了一年，住回生义码头。在生义弄底有另一私塾，老师叫瞿凤飞。教室在统厢房，包括次间，中设长桌，前有方台，正中墙挂孔子牌位。早上入学，学生手捧书包对孔子三拜，同时呼“×先生”，意指上

课老师。瞿凤飞他坐在墙旁桌边。此桌对面有学生，长桌两头也有学生，两边茶几旁也有学生，我坐在长桌对面一边窗子下桌旁，同桌三人。上午教新课，每个学生走上前去背一遍，老师教一遍，再自己读一遍，然后坐到座位上，自己去读。一个接一个，共四五个学生。时间过得很快。我读《幼学句解》，当时九岁。最大学生十四、五岁，读《书经》。高低年级在一起，个别教。下午读书、背书。每人读过的书（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）中每本背两页，背一次老师在上面加一圈，标上日期。第二天接下去，每书背二页，背完后再从头背起。背前先自己温了一遍。有一次《论语》背不出，我兄假造手迹，代我加圈，注上日期。以后每背到此，就擅自加圈，所以这几页永远背不出，从未背出过。背过书，再将新课读熟背出，我然后才可放学。我不仅背出自己的课，别人读的书我听在耳里也背得出。我兄人善交际，能言善语，但读书不行，常被打手心。放学时，老师叫到谁，他就对孔子三拜退出。

当时瞿已六十开外，须已白。先妻已亡，后续。先妻生女，时十六岁，和一男。后妻生一女。十六岁的女儿已很懂事，但与后母不合，常和大的学生互送礼物。当时背书后老师要学生读几遍再走，学生用书

画社买来的彩色书签折成“牌楼”，中空写十个字，读一遍，抽一个。书签可折手工。十六岁的女儿常买来送学生，她常把它们夹在学生温习的书里算礼物。同学之间甚至男女同学之间也这样做。

我兄曾是“班长”，他离校学生意后，我接任，已十一二岁。当时女学生就来联络我，送我这种纸，假装问字时，偷偷塞在书里。老师常差学生泡茶，替师母买酱油。老师做寿，大家送礼。唱滩黄。学费分三级，看家庭情况。多给的对学生好一些。辛亥革命时我祖父店给居瑞伯搞掉，被封。我停学，停学时同学排队相送。

当时祖母搬出，先住在同弄齐家。是乡邻，男摆水果摊，女的替人洗衣。我称寄父母。其子婚姻由我外祖母介绍乡下赵家角内侄女。其母与其父（俞贵三，在黄渡有小妾）分居，在乡下种田，领养一女，不愿嫁在乡下种田。

后来换另一家乡邻，开豆腐店的，屋较大，稍远一些。女多。过继一子。后生子，对继子不爱。我外祖母做和事老。继子自小喜看七龄童周信芳做戏，偷钱看戏常挨打。三女过继外祖母，我兄过继于彼。后官司结束，店被盘给陕西人。

十二岁时随外祖母回黄渡，在蒋夔云家读书（此